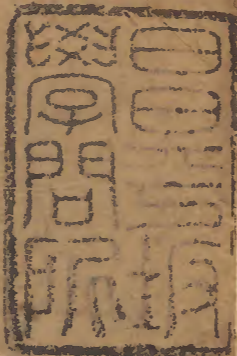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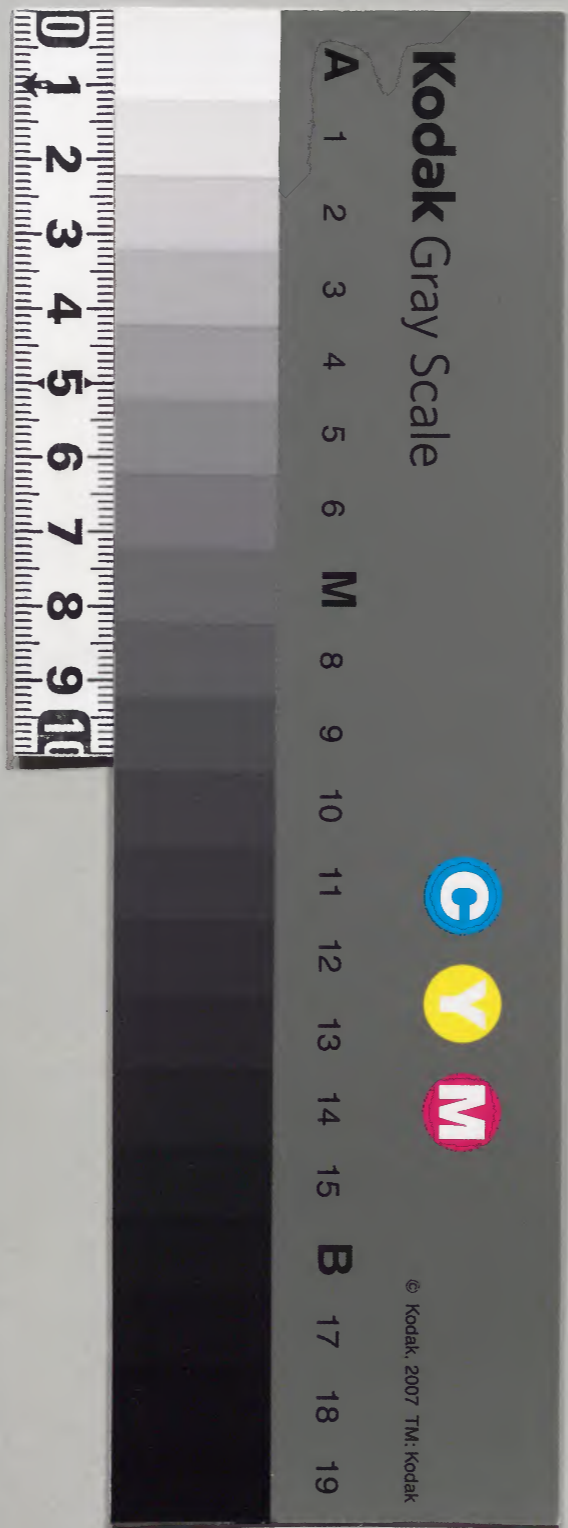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文集 一之四



漢書門			
九	三	十	九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360
冊數	16 (8)
函號	298 143

共十六本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

奏疏



為太中上英宗皇帝應詔書

代彭中丞上英宗皇帝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上神宗皇帝應詔疏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胡本不遵聖訓遵誤作尊

上仁宗皇帝書胡本脫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

第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淺草文庫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此篇胡本誤在辭免崇政殿說書表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此篇胡本誤在辭免館職狀後

再辭免狀此篇胡本誤在論經筵三劄後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此篇胡本誤在論開樂御宴奏狀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此篇胡本誤在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此篇胡本誤在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後

又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論開樂御宴奏狀此篇胡本誤在論冬至稱賀劄子後

乞歸田里第一狀此後胡本並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第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殺薄昭論

賑濟論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修立孔氏條制

四箴并序

印銘

襖飲詩序

遺金閑志

胡本無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爲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游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雜記三首胡本無

第五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南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胡本無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胡本去注文子居和叔之子六字却於本文子居上加一邪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胡本篇首無某皇恐至閣下十四字篇末無匪惟以下二十四字

與金堂謝君書

胡本無

答周孚先問

胡本無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胡本無

答楊廸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胡本無

定親書

又書

胡本無

答求婚書

第六

禮

婚禮之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葬圖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栢棺事

作主式

祭禮 胡本無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禰

河南程氏世系之圖

第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第八卷祭文
祭文

墓誌家傳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繁美
下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公文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姪作猶子祭
四十一郎文同

祭唐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五年壬辰七月孤端
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
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
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
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
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矐千四百年
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
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淡豈若後世沉澱固結雖豪

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為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

言且又使姪昂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述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淡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

幾焉

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伊川文集卷之二

之覺其力豈不優於孟子哉
上道我焉請明君為樂政請
既而何明之士不以文重於
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
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嘗為所
則聖得歸還居於川後七年
之門人皆行也
幾語煥朝更五大學諸孟
崇熾繼以於世之節未始
辭敬之亟也備錄之錄一精
言且又對致得辭定其歡文
學皆贈其

伊川文集卷之一

奏疏

為大中上皇帝應詔書

臣珣言伏觀八司以日詔勅以此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
庚寅大雨應中外粒稼並許上實封信時政闕失及當世
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
浚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
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
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
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
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
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

休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
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
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淫沴聖心
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
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
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旣衰者
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
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
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
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
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

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
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
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
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
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
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
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
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
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
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
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
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

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僅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

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斂興發而人民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

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意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休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

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

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會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疆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况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

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

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
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
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
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
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浚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
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浚而不可間
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
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
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
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
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
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

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
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浚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
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
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
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
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
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
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
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
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
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
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

伊川文集卷一
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夫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白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

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乃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可為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

伊川文集卷一
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會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

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溪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

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
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
率以爲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
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
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
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
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
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
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
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
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
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

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
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旣得天下之賢
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
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
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
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
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
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
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
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
如用之而無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
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

伊川文集卷一
九
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
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
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
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
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
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
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
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
徒虛言爾三者旣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
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
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
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願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
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
之至

代太中上皇帝書

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
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
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
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
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
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
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
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

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已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

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淡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失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永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紕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

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存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

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上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

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尊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

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寔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

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洵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

君臣兄弟立致數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漢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

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爲政思已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已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

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與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

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方陛下思治之初未可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
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
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
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
皆賢此爲天下之公平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
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
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
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
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爲
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
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

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
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
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
人謂亡者係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
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
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
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
所任者非其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
則聖王係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
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
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
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

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固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墮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

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
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
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
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
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
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
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
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
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
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
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存復何難哉在陛下斷
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

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
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
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
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
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
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承是合葬非
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
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
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
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
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
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

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旣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常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

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
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
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
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
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
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
道必克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
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天命在夫
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
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
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

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
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
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
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
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其於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
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
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
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
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
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

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
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
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
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灾
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旣無
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
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
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
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
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
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
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尙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

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
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
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太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
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
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
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
飢寒旣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
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
時盡能誅剪尙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
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
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
恐不能堪矣况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蒐飛越不

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
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
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
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
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
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
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
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
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
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
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

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
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
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
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
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
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
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
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
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
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
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
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

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
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
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
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
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
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
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
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
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
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
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
復行此則無知之淡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

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上爲
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
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
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
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
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
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
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
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
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
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

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而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

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適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眾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

狂狷恐懼之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送道伏蒙聖恩授臣
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
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
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
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伊川文集卷之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送道伏蒙聖恩授臣
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
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
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
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
辭免恩命者中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
一人於猷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

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川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
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
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
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
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
聖賢亦將爲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
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
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
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
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社
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
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
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歷
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
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
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
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
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
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
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

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畱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追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
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
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
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
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
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
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
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
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
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
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
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
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
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
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
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
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
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
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
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
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
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
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
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
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
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
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

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
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
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
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
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
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

誠已竭天聽不_中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願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舍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斃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臣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真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謬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

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惓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資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

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
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
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
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
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
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
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
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
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
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

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
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
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
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
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
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
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
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
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
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
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
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

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
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
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
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
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
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
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
誠庶幾毫髮之補性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
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
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
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
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

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
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
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
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
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
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
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
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
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

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
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
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
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
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
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
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
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
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錄於外欲其純完不可
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

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
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
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
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
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
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
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
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
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
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
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
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

道義縱然未有滋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早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序之間自

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問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處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澁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澁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

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
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
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
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
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
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
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
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
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
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
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

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
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
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
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
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
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
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
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
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
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

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惻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勅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猥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誨謂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况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

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勅

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太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且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二年春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巳况臣所言非出已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

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
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
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
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
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
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
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
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
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
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
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為
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

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
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
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
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
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
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
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
讀與雙目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
邇英講讀漸熨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
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
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
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
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
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尙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
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
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

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
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
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
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
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
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
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
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
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
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汗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
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

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常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

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

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

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

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也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

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竄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猷猷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尙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

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

貧匱不如溫足願以讀書爲儒粗知廉耻不敢枉道以求
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
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
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
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缺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
非常之舉也旣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願去就之義實懼
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
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旣
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
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
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
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
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淡乎歷
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
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旣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
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
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
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
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尙以
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

天下後世常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耻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尙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尙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况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旣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旣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願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
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
安中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
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
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
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
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
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覲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
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

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
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躐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
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
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
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旣乖於事道義當
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旣終於喪
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
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
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尙俾
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
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耻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
爲蟻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

伊川文集卷二 二十二
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
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覲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

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免辭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淡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淡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元祐七年八月

願昨准勅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

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
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廿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
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
監專主教導者祇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
之初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莫不仰首
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
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
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
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
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

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卽以付
外不會得經聖覽旣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
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淪其節守伏望聖慈曲
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
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
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
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
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
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

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卽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

已尙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符三年十月

臣願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願辭退學限取斯試錄其以上辭試錄恩

照念夫帝慈養之書非下發心之必引雖不益奪其良

宋雖崇率其之恩茲蓋入也皇帝制不益大兼容則無不

部自姪外外朝心荷恩恩收定試錄樂上慈恩非常之

賜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對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伊川文集卷之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執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執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執為眾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
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
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
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
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其未
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
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
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
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

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
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
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
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此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
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
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畱者止為解
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
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
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

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奏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畱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

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况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輩一近年編修勅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勅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佗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更師立齋並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

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
一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卽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
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
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
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
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
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賦長
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
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
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
人復博采今之士取舍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

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
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
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
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咸二十四齋止容二千六
百餘人卽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
看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
齋五間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
兩間設與不設三十卧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
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
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

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卧榻並是量度丈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二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卽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執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執令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執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此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

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
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
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
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鬪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
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卽雖
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會仕宦及見仕宦亦是
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
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卽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
仕宦家子弟據文卽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
採察舉人家子弟卽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
本貫是廣南因遊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

無迂枉

本所勸會監勅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
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
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
或以爲不明卽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
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
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旣流落入於非
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况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
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
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
以爵弁卽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
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丐

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也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

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叙威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入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

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需者固不憚其煩也况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燕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

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備國子監勅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

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

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

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為見禮部

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

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

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緩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始非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為益况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為非

之實也夫與人為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

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為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
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
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
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
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
少之時漸次修展其年只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
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
是齊整又云卽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
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為之安用須
立數日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眾故唐至
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
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為過也何

必須要立定數目

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
補一事最為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為言朝
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
乃云三舍升補法為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
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
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
艱難為貴以二千人之眾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
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執考察
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
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執眾所稱者升為

上舍緣行執若無法考驗卽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

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盛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

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佗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簡其間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墮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濶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濶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存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存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尙未足爲

迂濶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卽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人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勅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勸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準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會申明得旨勅條不許旣曰修條

卽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卽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納誥勅繫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卽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舍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

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同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况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

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
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詳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遇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

同禮部取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潑害人理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為番請召對面點抹慮

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為係者儒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鬪毆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鬪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內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况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應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其此中此此何言者自合合立給延
 不何對益規之志其休休止平惡一給以言之雖者皆
 立兼許止平惡書無此一取以給與外以以給與學者
 受規圖之規也其休休止平惡一給以言之雖者皆
 惡之規也其休休止平惡一給以言之雖者皆
 益字則未悉其益合收何賦許其備許止平惡也其非
 一賦許者若學賦書則不齒之謂一日益則圖則今則法
 蘇是此五其中矣
 之入文少十以上自休許休左到云士許無圖則會
 雖不至其休許重不何為其許許入與融也無其休則

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
 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自有牒訴如聽
 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
 逐說書治學事不為煩勞改試為課乃學校大體當面
 點抹教告為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眾人爭計
 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
 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
 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
 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為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為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
 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為學者也

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論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
作學諭本為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
行帖子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
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
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唯是欲
密為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
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
舊條稱徭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為保今條內刪去又
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
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
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

伊川文集卷之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

遂以先生為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
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
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
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
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中從容中道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旣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若必害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

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旣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咏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

伊川文集卷四
三
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
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
卽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
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
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
先營寬廣於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
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
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也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 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
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
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

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
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
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
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
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
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
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強於外
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
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
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
利於貞也其詞旣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

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
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并奪無衣美之其
教安在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也亦存
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
刑為是而可法邪為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
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
貴專不以泛濫為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
學可也惟毋泛毋略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
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
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
道以寬乎力役比問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

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
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邪
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
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
民一作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
式

修立孔氏條制

一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
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為他官位在申大夫之下如有高
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一所賜田蠲
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兖州例朝廷頒歷賜

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一奉
聖公差當直兵士二十人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
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
惟一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

伊川文集卷四
六
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楔飲詩序

上巳楔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穎川陳公廡始治洛居則引流廻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楔事公廡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旣樂嘉賓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金閑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閑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

滄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
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况程戡勝
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
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
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
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眾口
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遊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濱
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遊樂也前蔣者數十年
為政後闕

養魚記

時年二
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
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
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
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
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
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
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無此二十魚之無於是時寧有是
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
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
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
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
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

一無此十一至和甲午季夏記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下書

為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二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

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

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

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珣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為道大不為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

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
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叢爾小蠻何足
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游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
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一作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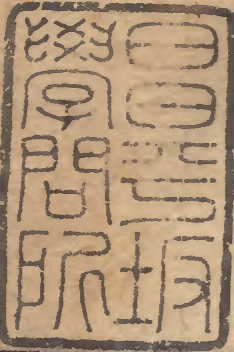
雜說

三首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

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
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
已而信其師故常舍已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
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伊川文集卷四

伊川文集卷四

寬政庚申

